

三怡堂叢書

汴京遺蹟志

二四

三怡堂藏書

汴京遺蹟志卷五

三怡堂叢書

明李濂撰

河渠一

黃河

按宋史河渠志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蹟既湮河并爲一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奔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河決東平之陽劉宰相李穀監治隄防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爲赤河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按行將治古堤議者以

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堤以禦衝注之患五年正月帝以河堤屢決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府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

寡惇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輟役夫給以茶三
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爲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
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
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卽以本州官充五月
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
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
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
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
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
爲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

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籍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湮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是後又決屢命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翰林學士宋白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而

黃河之患終宋之世迄無寧歲濱河州縣之民田廬荒圯役調孔亟可謂困苦之甚也已

按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自西北汜水縣入境東至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洋山下而東南流經汴城之東北五里遂成大河下達于淮洪武三十二年復決衝塌土城水從封丘門流入裏城官廨民廬渰沒傾圯而城內之水久積不涸永樂九年乃於城之西北三十里自大河北岸復開新河導其水於中灤東入黃河故道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歷歲

滋久今皆淤爲平地矣天順五年河復決衝入汴城
宗藩皆避水隣邑而官民悉移居城上以俟水消自
是之後隄防有法黃河不入汴城殆百年矣修堤捍
禦方誠不可不講司其事者所宜留意也

汴河通考論黃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

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大伾山北入
海卽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處地志魏郡鄴
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卽禹之故河也周
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
酸棗東南流經封丘入北直隸長垣縣界至山東東

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
南陽武南流經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
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爲二派其一東南流至
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國朝洪武七年至
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渰沒護城
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陡門祥符東南草
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
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至扶溝太康陳項城諸州
縣境入南直隸太和縣合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
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今皆淤爲平地其自滎陽

縣築堤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名金堤自河內北至黎陽爲石堤激使東抵東郡爲平岡西北抵黎陽觀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至魏郡昭陽又自汲縣築堤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堤在滎陽縣東南二十里中牟縣東北境名官渡卽曹操與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臺皆名官渡在汲縣東南境名延津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堤在新鄉南境有八柳渡皆因河徙而廢國朝于祥符置河清巡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驛陳橋遞運所封丘縣置中灤巡檢司中灤新莊二

驛儀封縣置大岡驛大岡遞運所通許縣置雙溝驛
太康縣置義安驛長嶺遞運所扶溝縣置崔橋驛陳
州置宛丘驛淮陽遞運所項城縣置武丘驛皆因河
徙而革

王回水議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
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
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
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
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爲之水官則莫若都水
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

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爲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以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爲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爲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於水

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
水之爲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有暴而
衍溢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
求於秦漢之故爲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
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
之不爲虛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之間所
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
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
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
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爲今之慮水莫

若如此

朱光庭論治河當專責水官 臣竊以君論一相相
擇百官各任其職而天下治古今不易之道也今日
朝廷內外無事惟治河爲大役竊緣河之所以可治
朝廷難以遙度責在水官任職而已其所用物料所
役兵夫水官旣任責則朝廷自合應副將來成功則
當不惜重賞設或敗事亦當必行重責如此則上有
所取信而不致過舉下不敢欺罔而以實從事臣今
日所聞則異於此朝廷只知河之當竭財力以應副
而水官不任其責僥倖成功則自稱已力以冀重賞

以至敗事則推過朝廷苟免重責此不可之甚者也
伏見此役非小役也其所責物料所役兵夫萬數不
少若水官自不在責則朝廷何所取信而興此大役
伏乞朝廷指揮下修河司取責水官委實可以回復
大河結罪狀庶使身任其責以實從事不至朝廷有
所過舉所繫事體甚大伏望聖慈早賜指揮

王巖叟乞詔大臣早決河議 臣伏以朝廷知大河
橫流爲北道之患日益以深故遣專使命水官相議
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
臣竊意朝廷鮮有定論必欲紓患矣然昔者專使未

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泊至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
信而議復興旣勅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
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而變議者再三何以示
四方他日雖有命令真不可易誰將信之夫利害之
際自古以來不能無二三之說必朝廷之上力主一
議斷而必行乃克有濟不容一人言之輒興一人言
之輒廢大事大議而易興易奪臣恐天下有以窺朝
廷也今有大害者七焉不可不早爲計爾北塞之所
恃以爲險者在塘泊若河堙沒勢雖退流猝不可濬
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使百萬生靈居無廬耕無

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
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
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
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
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
河流交漲佔沒西路阻絕敵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爲
憂七也非此七者之害則委之可也緩而未治之可
也且去歲之患已甚於前歲今歲之患又甚焉則將
奈何伏惟陛下深拱九重此事之可否必以仰大臣
大臣固當爲陛下審慮謹發而謹持之以救大患不